



大凉山上的老莫蘇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.9

究所

大涼山上的老莫蘇

本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生活小故事，包括“大涼山上的老莫蘇”、“家多老參”、“扎堆老人的心事”、“英雄的獵手——阿達吉”、“瞎了的眼睛又看見亮”、“第十四個兒子”、“水庫的故事”、“奈麗瑪和‘貿易叔叔’”八個短篇。

故事內容都是描寫我國各兄弟民族人民，在解放後，看到人民政府派人幫助他們修橋築路，治療疾病，肅清匪徒，收購產品，並把他們所需要的東西，從遠方運來，滿足兄弟民族生活上的需要。這樣，使他們明瞭了共產黨對兄弟民族的政策，不論男女老少，都深切地感謝毛主席的恩情；感到民族大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滿。

大涼山上的老莫蘇

本 社 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大新印刷廠印刷

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069

字數：18,000 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1955年9月第1版 195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張：1 印數：0001—12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一分

目 次

大涼山上的老莫蘇·····	張 林 (1)
家多老爹·····	柳 絮、盧 達 (5)
扎堆老人的心事·····	王 幾、關斗山 (8)
英雄的獵手——阿達吉·····	張汝芸 (12)
瞎了的眼睛又看見亮·····	兵 燮 (16)
第十四個兒子·····	曾 克原著 李元西改寫 (20)
水車的故事·····	邱繁露 (24)
原麗瑪和“貿易叔叔”·····	張汝芸 (28)

大涼山上的老莫蘇

張 林

去年十月，我隨部隊翻越了拔海三千公尺的大涼山，來到普河接受修橋任務。由於任務緊急，下午我就和翻譯同志到彝族老鄉家買樹。每到一家，彝族老鄉對我們都是熱情招待。當我們談起買樹時，他們都回說沒有。因此，直到天黑，我們都沒有買到一棵樹。

在往回走的時候，我心裏非常納悶，邊走邊想：這樣大的山裏，竟買不到木材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一個星期的修橋任務，怎麼能完成呢？向四面山頭縱目望去，也的確看不見有什麼成材的樹木。一個攜草的老鄉，從我們身邊經過。他看見我們穿的是解放軍制服，忙開口問：“同志，到哪去呀？”翻譯同志馬上告訴了他，我們是買樹修橋的，沒買到樹，現在正往回走呢。“好啊！大軍幫我們修橋！”說罷非常高興，可是他馬上又收起了臉上的笑容，搖搖頭說：“修橋要樹子啊！我們這裏就是沒樹，燒的柴火都是從四、五十里外的大山上攆回來的。”他想了想又對我們笑了起來，用手指

了，指山頂上的人家說：“那是沙馬糾博家。他家有十來根樹子，留着修房子用的。”我看天色已晚，今天上山去已來不及了，就約他明天引我們到沙馬糾博家去買樹。

第二天早上，那位老鄉果然給我們引路來了。我們翻了一架山，大雨落了起來。這裏天氣就是這樣，忽晴忽雨。我們都忘記帶雨衣，走到目的地的時候，全身的衣服都被雨淋濕了。引路的那位彝族老鄉，向沙馬糾博說明了我們的來意後，就和我們告辭回去了。老莫蘇（按即老爺爺）沙馬糾博聽說我們是買樹修橋的，就急忙上前來迎接我們到鍋莊（按即廚房）坐下烤火。他見我們衣服打濕，忙叫我們脫下來烤，並把自己從來沒捨得穿的“差耳瓦”（按係彝族人民的一種衣服）給我們穿上。老莫蘇沙馬糾博頭髮已經半白。一談話，額頭上的皺紋就顯得更深。老莫蘇一面和翻譯講着話，一面又忙着煮早飯。他們談了些什麼話，我也聽不懂。但從他談話時臉上的表情，我能察覺出老莫蘇內心是高興的。

一會兒，老莫蘇從外面捉了兩個雞進屋來。翻譯忙喊我：“張同志，老莫蘇要為我們殺雞呢，快擋住他！”說着，翻譯就跑過去和老莫蘇兩人搶開了。我也跟着跑過去，老莫蘇的小兒子伸手把我抓住不放。老莫蘇見我也跑來了，就乾脆把兩個雞活活的捏死。我急的不行，但雞已死了，再急也沒用了。翻譯同志告訴我：“老莫蘇說，我們是毛主席派來

給少數民族修橋辦好事的，我們都是好心的人，不像過去蔣賊軍隊那樣，見了他們就搶，什麼都來。”

雞煮好了，老莫蘇把兩個雞頭拿起來，先將第一個雞頭的雞舌子取出來，用手把肉撕開，成了個筆架形狀。他看了看，笑着說：

“同志，毛主席的身

體健康！”接着他將第二個雞舌頭照樣的看了看，又笑着對我們說：“同志，你們沿途平安，身體健康！”翻譯跟我說，這是彝族人民風俗習慣中的禮節，殺雞請最好的客人時，就要幫客人看看吉兆不吉兆。我聽了，覺得這位老莫蘇更加可愛。

吃飯了，老莫蘇把全家人叫攏來聚集一堆，無論如何要我們吃。老莫蘇說這是和大軍吃團圓飯。我本來不想吃，翻譯忙說：“你不吃，老莫蘇就會說是看不起他。”我才勉強吃



陳永鎮、黃雲圖

了一點。

席上，老莫蘇把保存了十一年的一雙鋁做成的筷子給我們看。從這雙筷子，他給我們談起了過去痛苦的回憶。一九四三年，蔣賊軍隊對彝族人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。這個地區是炸得最慘、彝族人民死得最多的地方。原來，這山上的樹木、房屋都是被蔣賊軍隊用炸彈、燃燒彈炸燒光的。現在剩下的就只有他這屋前的幾根樹子。這雙筷子就是用的大山上撞落下來的一架蔣賊飛機殘骸做成的。他保存到現在，要傳給自己的後代子孫，讓他們永遠記住蔣介石賣國集團屠殺彝族人民的仇恨。

老莫蘇講完了這段往事，止住了眼淚說：“毛主席、共產黨來了，我們彝族人民得到了翻身，結束了長期的苦難，生活開始走向幸福。人民政府發糧食給我們吃，發衣服給我們穿，發貸款給我們買耕牛、驢馬和搞副業生產，又給我們發新式農具，組織生產。現在還要幫我們修橋築路，真太好啦！我有幾根樹子，本想留作修房子用的。現在，我決定把木料捐獻給大軍幫我們修橋。我要叫後代子孫們記住：蔣介石賣國賊派飛機來境殺這個地方；毛主席、共產黨派大軍來建設這個地方！”

臨走的時候，我們把買樹子的錢給了老莫蘇。起初，他再三不要，經我們反覆地講解了毛主席的政策，他才勉強收下。我們給了他些鹽巴、布、針線，表示感謝老莫蘇對我們

的熱愛。

最後，我們告訴老莫蘇說：“毛主席派我們來長期為彝族人民服務，我們一定要把過去荒涼的大涼山建設得很美麗。……”老莫蘇笑了，他笑得那麼爽朗，那麼豪放。

現在，橋已經修好了。它橫跨着普河，我每次走過的時候，就會想起支援我們修橋的這位可愛的老莫蘇沙馬糾博。

家 多 老 爹

柳 絮、盧 達

家多老爹一家子，住在離金沙江渡口有兩里路遠的地方。他只要見着有解放軍從他門前經過，一定要很熱情地招呼說：“老鄉，價桶吃囉，糌粑吃囉捉吉！”^①被他接待的人，非要喝上一碗茶，他才會讓走。

一天下午，我們散步時，又走到家多老爹家門前了。他照例要拉進去請喝茶的。當我問起他為啥這樣愛解放軍時，他就指着屋當中掛着的一幅毛主席的大像，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

一九五三年，金沙江邊一帶，由於解放軍幫助生產，青稞都得到了豐收。藏家慶賀豐收，要舉行賽馬會，喇嘛廟還跳神哩，早就通知了各家。

^① 即“喝了茶，吃了糌粑再走！”的意思。

家多老爹認為：這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的領導，藏家才有豐收，該大大地慶祝才好。所以，他決定到山上去砍一天柴，運到金沙江去賣掉，買回酒來請大家喝，為祝福毛主席的健康而乾杯。

“這是一個滿天雲霧的下午，我和我的孫女亞瑪，把砍好的柴，一捆捆地裝上了牛皮船，就向金沙江划去。這裏的天呀，說變就變的。剛划出不遠，大風就吼起來了，吹得浪頭直翻。船到了渡口，怎麼也靠不攏邊，光在漩渦裏打轉轉。岸上有個解放軍見了，就拿來一根撐桿，向牛皮船伸了過來，短了一點，我總是抓不住。就在這時，猛打來一個浪頭，船向左邊一側，就翻啦。”家多老爹說到這裏，被小王杰的話打斷了。

“老大爺，那怎麼辦呢？”小王杰忍不住問了起來。

“老鄉，我想這一下老命完了。你們不曉得，掉在這江裏，水又急又冷，十有九都是死，就是天菩薩也就救不了人啊！……可是，結果我和亞瑪小丫頭都沒有死。”他眼裏閃着光亮，把站在他旁邊的小孫女緊緊抱了起來。

“哪個把你救了的？老大爺。”小王杰好奇地追問。

“哪個？金哲馬米（解放軍），就是你們呀！”接着他又講了下去：“老鄉，我正在水裏亂抓的時候，只覺得有一隻手扯住我的頭髮，就啥子也不曉得囉。等我醒來的時候，一看，面前站了解放軍。還有四個渾身水淋淋的，腰上拴的

牛皮繩子還沒解啦！又來了兩個穿白衣服的門巴（醫生）給我換衣服，還打了一針，我就覺得周身好過了。這時才想起我的亞瑪了頭不知在哪，我一急，就爬了起來要去打撈。門巴把我拉住不准走，問我做啥。我急得直嚷：‘還有了頭！還有了頭！’他叫我往船上一看，天哪，那不是我的亞瑪了頭！還穿着你們的黃衣服呢！後來，又來一個老鄉問我：‘老大爺，你除了牛皮船、柴和一小袋糌粑外，還少不少東西呀？’我一看，啥子都不少，你們解放軍救了我的老命，連東西都給撈起來了，我感激得直叫：‘金哲馬米！呀姆血查多，我卡吃，卡吃！’^②有一個解放軍說：‘老大爺，你不要感謝我們，你要感謝毛主席呀！’我一聽，對！毛主席是藏家的大救星！我要報答毛主席，就想把柴送給恩人。誰知你們做事不望報，硬不收。老鄉，你們不要見笑，我當時就要賴說：‘你們不收，我一輩子也不走了！’結果才收下了。我領着亞瑪了頭回來，走在路上，心裏好舒坦啊！想着：毛主席的隊伍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。到了家，我打開糌粑袋，袋裏有兩個大頭（銀元），原來是解放軍悄悄地塞在裏面當柴價的。當時我有些氣，解放軍太看不起我這老頭啦，我想馬上就送去。隔壁的扎孔多吉說，解放軍是不要藏家一點東西的，勸我別送了，買點東西紀念這恩情吧。我一想也對，毛主席真正是藏家的大救星。你們看，’他指着那幅毛主席的大像說：‘這

② 即“解放軍！頂好，我感謝得很！”的意思。

就是拿着你們給我的大頭(銀元)，跑了五十里到德格去買的，掛在棚子裏，叫下代子孫永遠記住他老人家的恩情！”

家多老爹講完了這故事，反向我們問道：“老鄉，為啥子不叫我愛你們呀？”他樂呵呵地笑了。我們也跟着笑了起來。

扎堆老人的心事

王 堯、開斗山

當自治區政府的巡迴醫療隊來到阿塔村的時候，正是康藏高原上收穫的季節，這羣穿白罩衫的人們，有時要分散到四周幾個小村子裏去出診；有時候也來幫助老鄉們割割青稞，拔拔豌豆。入夜，他們在一間大房子裏圍着一堆篝火，和藏族同胞們談談家常，說說故事，像一家人一樣。

可是在這樣的場合下，總看見一位鬍子已經花白的老大爺，戴頂翻毛高帽，穿件圓領黑曲巴，坐在炕頭一旁，吸着鼻烟，從不和別人講一句話。

女護士小吳留意了這件事。小吳是隊裏有名的“喜鵲”，每天嘰嘰呱呱，跳進跳出，總不見安靜一會。隊員們愛叫她“孫悟空轉世”，一來因為她愛鬧，再一點就是她善於摹仿。到康藏半年來，組織上號召學習藏語，別人到現在只能說上一句半句藏語，而她已能和藏族老鄉們一聊聊上幾個鐘點。

這位自封的“三等翻譯”，連藏族老鄉們也都歡迎她。因此，小吳很快就打聽到了老人的底細。

老人名叫“扎堆”，全名叫“扎希堆堡”，是本村上坡有名的牧人。一九四六年，他趕了四頭牲口，馱上三、四十張牛皮和一部分羊毛，想到打箭爐去換點茶和鹽。在去的路上，迎頭碰上了國民黨的二十四軍，不由分說，連人帶牲口一起支了烏拉差。一支支上四十天，牲口餓死了，貨也漂了，人瘦得像三月裏的狼，就剩下皮包骨頭拖着回來。自此以後，他在三世佛前上香賭了咒：“永生永世不和‘漢人’來往！”老人堅毅、耿直的脾氣是大家知道的，說下一句話就算一句話，別人休想更動他。

這一天，隊裏的鄭大夫和小吳一道到三十里外的岔河口去出診，回來時天已黑定了。當他們兩人走到山腳下水碓房的旁邊，忽然聽見裏面一陣陣淒厲痛楚的叫喊。顫抖的聲音，聽得小吳根根汗毛都豎了起來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揀亮了電筒，一直朝裏面走去，只見一個人躺在地上，滾得渾身是土。再仔細一瞧，原來是位藏族婦女，還是位大肚子的臨產婦。她連忙把自己大衣脫下墊在地上，再把病人抱在大衣上躺着，又從身旁行軍壺裏倒了杯熱水，輕輕地叫：“阿鄉，阿鄉！”病人這才向兩位陌生的人望望，有氣無力地說：“我…今天…回…娘家…走不…動了……”“你的娘家在哪兒？”小吳溫婉地問。“就在上面阿塔村……我…爸爸…扎

希堆堡……。”小吳心裏想：“扎堆”？不就是那不大講話的老人嗎？這是他的女兒？好，一定要營救她。他們用大衣做成了一付臨時担架，把病人抬上山去。

扎堆老人近些日子營担極了，無論在外頭在寨裏總是不舒坦。就拿家裏老伴說罷，她也是成天咕咕唧唧，沒個完。剛才又咕嚕到半夜，說什麼：“人家來的漢人多麼熱心腸啊，你是老驢啊！一根腸子通到底囉！……”老人想：不管他們是菩薩投胎的好人，我也不能兜呼他們呀，自己說了的話不算數那還能叫人嗎？咳，真是見鬼！腦子裏迴旋的念頭使他煩躁起來，睡也不安，坐也不寧，索性披起老羊皮到牛欄去看看，門一開，迎面就碰見抬担架的人，說是給扎堆送女兒回來的。老人一下給弄糊塗了。他老婆忙點上油燈，一邊向女兒問長問短，一邊擦着眼淚感激醫生，急得朝老漢啐了一口：“你看你站在這兒像根旗杆，也不想去燒水打茶給‘門巴’們喝！”小吳忙着替病人收拾鋪位，聽了老太婆的話抬起頭來說：“老大爺，不用燒茶了，您去燒點開水吧，一會兒要用！”

老漢坐在灶門口，往灶底塞柴火。突然發生的事情猛烈地震動了他。往事和近日的情形不住地繞上心頭，使他迷惘，幾乎不可理解。他捋了捋花白的鬚鬚，自言自語地：“老扎堆，你真是頭老驢！糊塗極了，……”山毛栗的皮燒得剝剝嗶嗶響，紅紅的火光，照着他出神的眼，使老人抑止不

住心裏的喜悦和漸愧的感情。

第二天早晨，同志們都到山後牧場上注射防疫針去了，只留下小吳自個兒睡在候診室裏。因為昨夜忙了一整夜，直到天明產婦平安地生下一個胖娃兒以後，才離開扎堆家回來睡覺，因此大家臨走時就沒有叫她。小吳躺在西牆角裏睡得正香，忽然吱呀一聲，門開了，一陣風把她吹醒。她從黑處搖起頭來一看，迎亮處門口站着一位老人。他在門口站了一會，跨進門來，一步一步向前挪，一直走到正中牆跟，老人伸手在懷裏摸索，老半天，掏出一個紙包來，打開後原來是條又白又長的哈達，顫抖着的手把它理順了，放在頭上頂了一下，向上舉起，一直舉過頭，掛到毛主席像的鏡架上，喃喃地說道：“毛主席，都是我錯了，我老惦掛着過去，就忘了舊的皇曆是怎麼也不能用的啦！還是我老婆的話對……您笑了，您是知道的，人老了有時也就有些糊塗……”老人彎下了腰，鞠了一躬，這才慢慢吞吞地退了出去。不知怎麼的，老人這幾句樸素的衷心話却那麼有力，那麼沉重。小吳句句都聽在耳裏。她覺得熱呼呼的眼淚直往下流，再也睡不住了，跳起來打開自己的小提匣，把珍藏着的一張毛主席像找出來，大三步小兩步跑出門去。走出大門，正看見扎堆老人往上坡走。老人回頭看見了小吳，十分驚異地說：“啊？門巴，你沒到山後去？我還當是沒人在家哩！”小吳興奮地把像片塞到他的懷裏說：“囉，這個送給你，想着他就會使你永

這幸福！”老人歡喜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緊緊地抓住小吳的肩膀不住搖晃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臉上現出了幸福、安詳、信賴的笑容。

英雄的獵手——阿達吉

張汝芸

阿達吉從七歲的那一年起，就和他爹去打獵。他有一雙賽過獵狗那樣敏銳的眼睛，常常為他年老的爹指引目標說：“爹，兔子在那邊草堆裏呢！”“看，一羣山雞在崖邊大石頭下亂奔哩。”爹就會躡手躡足地、輕輕地走過去，瞄呀，瞄呀，“啪”地一槍打響了。打中了，阿達吉就和獵狗比賽似的跑過去拾來；有時候，沒打中，爹就嘆口氣，帶着哭聲說：“唉，老了，眼睛不行了！”趕阿達吉到十二歲，爹的眼睛着實不行了，十次打獵倒有九次空手回來，但爹可並沒有閒着，他在狼常走的地方，挖下了那麼多的陷阱。挖陷阱的時候，阿達吉也幫忙，他們手上都因為挖陷阱起了那麼多黑水泡。那知陷阱挖好十幾天，狼毛都沒見個影子。爹在陷阱旁看來看去，皺着眉，直唉聲嘆氣。他明知道狼把陷阱踏蹋了，跌進去，被有勢有錢的財主艾達漢拖走了，也不敢吭聲。晚上，爹對媽說：“咱們惹不起人家，咱們靠挖甘草過活吧，阿達吉給艾達漢放羊去吧。”從此，阿達吉便放了羊。

一天晚上，阿達吉忽然聽見羊在圈裏亂竄、慘叫，驚慌的用牠的角撞抵着木圈的柵門。幾隻守羊狗，汪汪地嘶叫。阿達吉跳起來一看，啊！那麼多的狼，亂咬着馴柔的羊。阿達吉顧不得自己，猛跳進羊圈，用鞭子揮舞着，喊着。羊羣撞開了木門，吁吁地叫喚着，跑散在草原上，……就在這個時候，財主艾達漢披着狐皮斗篷來了，——當然還跟了許多人，甚至後來連阿達吉的爹也被叫來了——艾達漢一見羊給狼咬傷了的情景，二話沒說，奪過阿達吉手裏的鞭子就抽打阿達吉，打得他當場暈死過去。……阿達吉昏迷地醒來時，見媽正坐在他身邊哭着呢。……

從此以後，阿達吉便又拿起爹的那枝老獵槍，重新過他的打獵生活。狐子，豹子，狼，甚至黃色的小鹿，長着刺人的鬃毛的野豬，只要碰在阿達吉眼裏，沒有打不中的。可是獵得這些東西，又有啥用？總歸還得交給財主艾達漢。原來那天爹對艾達漢是這麼說的：“叫小子打獵給你賠羊，你可憐可憐我們吧！”

可是日子終於熬到了頭。一解放，艾達漢逃上山去了。年輕的獵手阿達吉，第一次感覺到草原的美麗和曠闊。特別使阿達吉高興的是：艾達漢從前把這一大片草地霸佔了，不准人去打獵，現在也開放讓人打獵了；從前那些在草原上被打怕了的各種野獸，都跑到這裏“避難”，這裏林木又多，藏起來沒人打，野獸們真在這裏養肥了。如今，阿達吉有打不